

建立研究資料・奠定保育基礎 「台灣黑熊之父」・野生動物的守護者

——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楊吉宗

文圖 | 徐清銘 部分照片由楊吉宗提供



對於獲獎，楊吉宗的家人與同仁與有榮焉，都感到相當興奮

一個偶然的因緣，楊吉宗與台灣黑熊結下不解之緣，進而成為野生動物的守護者。他花費十數年時間貼近研究、並成功繁殖育成台灣黑熊，建立黑熊繁殖生理、生態功能等資料，

奠定台灣黑熊的保育基礎，對喚起國人保育意識居功厥偉，被稱為「台灣黑熊之父」。楊吉宗說，野生動物保育的推展，其實是很好的社會教育，懂得尊重野生動物的生存權，社會將更為祥和。

台灣黑熊是島上最大型的食肉目動物，但過往國人對這個台灣特有、瀕臨絕種的「獸中之王」所知幾近空白，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副主任楊吉宗長期貼近研究，10多年的努力，建立黑熊繁殖生理、生態功能等基本資料，奠定台灣黑熊的保育基礎，並成功繁殖育成一對雙胞胎小黑熊，復育過程引發各界高度關注，對喚起國人保育意識居功厥偉，稱譽楊吉宗為「台灣黑熊之父」，再合適不過。



榮獲優秀農業人員獎，楊吉宗於頒獎會場留影



烏石坑試驗站內，
黑熊母子自在嬉玩

黑熊不解之緣

楊吉宗投入台灣黑熊保育研究，說來有些因緣際會。民國 83 年，雪霸國家公園警察查緝盜獵、及時解救 1 隻重約 10 公斤、斷了腿的小黑熊，送到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救治，在細心照顧下，小熊得以復原，但評估已不適合野放，於是送到特生中心新成立的烏石坑低海拔試驗站，當時擔任該站首任主任的楊吉宗，很自然地接手，沒想到就此與台灣黑熊結下不解之緣。

黑熊曾是縱橫台灣山林的獸中之王，但因棲地破壞、人類獵捕，數量銳減，目前全台野生族群可能不到 300 隻。78 年，「野生動物保育法」公告

實施，台灣黑熊被列為瀕臨絕種保育動物，早年國內野生動物學術研究風氣尚未萌芽，戒嚴時期入山又有層層限制，致黑熊相關研究幾近空白。

既然有緣接

觸珍稀的台灣黑熊，楊吉宗自我期許作出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。由於野生樣本得之不易，楊吉宗於是遍訪登記在案的



黑熊生性隱密機靈，近距觀察機會難得



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廣場的黑熊塑像

民間黑熊飼主，探詢送黑熊從事試驗的意願，同時採集血液樣本作為親緣關係 DNA 的檢測，沒想到研究計畫還未完成，卻碰上 921 大地震，辛苦採集的樣本毀於一夕，所幸部分飼主願意送黑熊前來進行繁殖試驗，試驗站的黑熊數量逐步增加，楊吉宗全台奔波訪問的辛勞，並未白費。

楊吉宗後來調回特生中心本部接任動物組長，但黑熊研究並未隨職務變動而放下，即使後來升任主任秘書、副主任，還是擔在身上。

成功繁殖黑熊

黑熊研究一直以來乏人問津，一來數量少、取樣不易，且短期內不易有成果，比如黑熊繁殖週期長，往往 2 年才得有一項研究報告出爐，加上黑熊有野生凶性、具危險性，因此少有人有興趣投入，別人不想做，楊吉宗放不下，當初接下黑熊，就此一路「撩下去」，後來興趣激發，越作想法越多、研究越鑽越深，在台灣黑熊領域卓然成家。

楊吉宗至今已發表 8 篇台灣黑熊的論文報告，篇篇皆是重要之作。如今國內對於野生黑熊的繁殖行為、性激素周期性變化、親子關係、以及其生態功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，楊吉宗十多年來投入的心血，建立台灣黑熊基本資料，填補了空白，也奠定了保育、復育、野放訓練的良好基礎。

民國 90 年，楊吉宗首度紀錄台灣黑熊的生產過程，94 年，成功繁殖育成一對雙胞胎雌性小黑熊「Happy」、「Bingo」，經以記者會方式公布，引起廣泛迴響，對於喚起國人保育意識起了莫大作用；另外，配合國家地理頻道製作「綻放真台灣—搶救台灣黑熊」影片，



楊吉宗辦公室蒐集諸多黑熊藝品



黑熊藝品造型可愛

提供雙胞胎小黑熊野放訓練的相關素材，於全球 166 個國家播出，對於台灣保育形象的提升作用難以計量。

楊吉宗在黑熊研究、保育的卓著貢獻，為他博得「台灣黑熊之父」的稱譽。97 年全國優秀農業人員評選，楊吉宗獲得這項農業領域至高榮譽，可說實至名歸。

野放黑熊受阻

投入黑熊保育研究，讓楊吉宗的人生倍增光彩，但過程除了外人難以體會的辛勞、挫折也多，雙胞胎小黑熊「Happy」、「Bingo」野放計畫受阻，並間接導致小黑熊姊妹之一夭折，尤讓楊吉宗傷感，如今想起，仍

然感到心酸。

小黑熊姊妹於 94 年冬順利誕生，由楊吉宗領軍的研究小組，一開始就設定野放目標，並擬定嚴謹的野放訓練計畫。為讓小黑熊適應大自然的環境，特地安排半開放的森林圈養空間，作為過渡場所。訓練第一要務在於小熊得學習自尋食物的能力，小組人員前前後後共採集了 200 多種植物的根莖、花果，介紹讓小熊認識；避開人類、對陌生人的負面制約訓練也是要點，敲鑼打鼓、灑辣粉、彈彈弓，想得到的嚇唬方法全用上。野放成敗，小熊懂得遠離人群是關鍵之一。

野放訓練進行順利，看著小熊一步一步學得獨立生活的能力，楊吉宗很欣慰，但是召開 2 次野放可行性評估會議，學者專家的結論是小黑熊種源未確定，野外族群未明，野放並不可行。

耗費好大功夫訓練，原期待小熊可以順利回歸自然，藉著無線電發報器定位追蹤監測，作為後續成長的觀察研究，最終卻被以未可知的理由卡住，楊吉宗備感挫折，更讓他難過的是，決定不野放 1 個多月後，小熊「Happy」從搖晃的樹枝攀吊到另一棵樹，演出「逃家記」，後雖藉由頸圈的發報器找回，但回籠後可能不習慣小空間的「緊迫感」而猝死。沒能看到小熊自由悠游山林，反而送別，打擊之大，可以想像。



小熊是爬樹高手



籌辦烏石坑站

楊吉宗是國立中興大學畜牧研究所碩士，動物研究是本行，公務生涯起步，擔任南投縣竹山鎮公所獸醫，亦與動物相關，但對象多為畜養的經濟性動物，走向野生動物保育之路，楊吉宗回想起來，冥冥之中，似乎有一股無形的力量推著他往前走。

到特生中心任職之前，楊吉宗原在省山地農牧局畜牧組服務，後來農牧局改制為水土保持局，他考量水土保持非其所長，有意轉調，特生中心徵詢他負責即將成立的烏石坑試驗站籌備工作的意願，由於烏石坑位處偏僻、交通不便，他掛念家有老小需要照顧、猶豫不決時，調任函已送來，可說是被推著上任。

烏石坑試驗站位於大安溪上游海拔約 1 千公尺的偏僻山區、人跡罕至，道路崎嶇，時常崩塌中斷，籌設工作筆路藍縷、千頭萬緒，楊吉宗進駐籌辦，過程卻超乎預期地順利，甚至可說是心想事成，似乎有天意幫忙。

推展動物保育

早先工作對象為畜養的經濟性動物，其最終命運不外送入屠宰場，如今工作性質轉變，成為生命的守護者，楊吉宗雖不曾拿過屠刀，也未成佛，卻頗有「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」的況味，投入野生動物保育，楊吉宗感覺很舒坦，也覺得很有意義。楊吉宗認為，野生動物保育的推展，其實是很好的社會教育，懂得尊重野生動物的生存權，社會將更祥和。

專注黑熊保育研究，楊吉宗認為並非因於黑熊特別重要，而是黑熊位居食物鏈最高層，活動範圍又大，其棲息、繁殖地區若獲得保護，不只造福黑熊，也保育了其它生物，整個生態環境得以維護。此外，黑熊是獸中王者，保育研究成果經傳播放送，激發社會大眾的矚目與關心，無形中接收保育概念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難以計量。

楊吉宗認為，國人的保育觀念已大有進步，但黑熊仍有非法狩獵的壓力，野外繫放研究找到的黑熊，約半數肢體不全，不是斷掌、就是斷腿，應是受捕獸夾所傷，顯示保育還有進步的空間。豐